

欧梅

费振刚◎主编 李德身◎著

诗传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

费振刚 主编

欧梅诗传(上)

李德身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欧梅诗派论	1
-------------	---

诗 选

欧阳修

七交七首选三	59
游龙门分题十五首选四	64
嵩山十二首选二	67
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	69
和应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广爱寺阁寄梅 圣俞	71
绿竹堂独饮	73
巩县初见黄河	78
书怀感事寄梅圣俞	84
罢官西京回寄河南张主簿	91
送张如京知安肃军	93
送张屯田归洛歌	94
猛虎	97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	100
江行赠雁	101
晚泊岳阳	102

黄溪夜泊	103
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105
戏答元珍花时久雨之什	108
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110
代赠田文初	112
古瓦砚	114
宿云梦馆	116
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	117
和圣俞百花洲	118
答梅圣俞寺丞见寄	119
送任处士归太原	124
哭曼卿	127
圣俞会饮	131
送孔生再游河北	134
答苏子美离京见寄	136
滑州归雁亭	140
再至西都	141
水谷夜行寄圣俞、子美	142
班班林间鸠寄内	147
读圣俞蟠桃诗寄子美	153
白发丧女师作	157
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	158
自勉	160

书王元之画像侧	161
石篆诗并序	162
啼鸟	165
琅玕山六题	168
题滁州醉翁亭	171
幽谷晚饮	173
沧浪亭	175
谢判官幽谷种花	178
菱溪大石	179
画眉鸟	182
丰乐亭游春三首	183
百子坑赛龙	185
田家	187
紫石屏歌	188
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	191
重读《徂徕集》	193
别滁	198
答谢判官独游幽谷见寄	199
赠歌者	200
招许主客	201
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寄淮南 转运吕度支、发运许主客	202
梦中作	204

聚星堂前紫薇花	205
西湖戏作示同游者	207
读梅氏诗有感示徐生	208
酬孙延仲龙图	211
六月十四夜飞盖桥玩月	213
鹦鹉螺	215
雪	218
眼有黑花戏书自遣	221
送谢中舍	222
寄圣俞	223
再和圣俞见答	227
依韵答杜相公宠示之作	230
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	232
梅圣俞寄银杏	235
食糟民	237
去思堂手植双柳今已成荫因而有感	239
述怀	241
边户	245
和刘原父澄心纸	247
赠沈遵并序	250
赠王介甫	252
盘车图	254
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	256

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女奴弹琵琶戏作呈

圣俞	258
日本刀歌	261
归田四时乐春夏二首	264
洗儿歌	266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268
再和明妃曲	270
唐崇徽公主手痕	272
哭圣俞	274
感二子	277
集禧谢雨	280

欧梅诗派论

有宋一代的诗歌，在万紫千红、已达极致的唐诗巨子光影笼罩下，真难乎为继。要想再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创造出一种新面目，表现出某些新特色，又谈何容易。但是，欧梅诗派终究做到了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为宋诗的健康发展闯出了一条迥异于唐、风貌独具的新路来。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卓越成就和历史功绩！

纵观宋王朝开国七十年的诗坛流变，便会令人惊异地发现：几乎所有诗人都背负着历史的重荷，踩着前人的脚印蹒跚而行，不论他们如何想独树一帜，却都还在旧轨打转，表现出时代列车的惯性冲击和当时诗人的惰性心态。更令人惊异的是：曾由王禹偁“主盟一时”、语言浅俗的“白乐天体”^①，林逋、魏野、潘阆与所谓“九僧”为代表、语言工巧的“晚唐体”^②，竟然在王禹偁去世之后，都被后起的“雕章丽句”的“西崑体”所压倒^③，以致“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④，使得十一世纪开初三十年的诗坛弥漫着专事雕琢、竞为浮艳的风气。

表面看来，历史似乎在走一条曲折路。其实，我们从宋初诗坛流变的宏观图来看，“西崑体”同“白乐天体”、“晚唐体”一样属于踩着唐人脚印走的一个诗歌流派，只不过他们学的是

“李商隐体”，影响更大而已。为什么他们会影响更大？这恐怕除了“西昆体”的头面人物杨亿、刘筠、钱惟演都是官高权大的儒林巨子，一般士人争效其体可以猎取功名等社会因素以外，也必与他们主词采、重对偶、精用典、讲音律而有精致丰赡、绵密富丽的艺术形式美大有关系。问题在于，他们学李而失其真，藻丽而流于艳，用事而乏于情，酬唱而远于政，使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⑤近乎变成贵族的摆设，文字的游戏，艺术流弊显著，社会效果很差。正因如此，他们终于招致了坚持道统的道学家、关心国运的政治家、忧虑文运的文学家一致的反对和猛烈的抨击。当时石介以“蠹伤圣人之道”为由，对“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进行言辞激烈的批判^⑥；范仲淹则数次上奏，以“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为由^⑦，敦请仁宗皇帝效法真宗皇帝下诏禁止“多涉浮华”的时文，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果真下诏，对“西昆体”式的“浮夸靡曼之文”进行了指责^⑧；也恰在这时，穆修、尹洙乃至苏舜钦都在“作为古歌诗杂文”^⑨。时代的风气在变，现实的要求在变，文学的氛围也在变。“西昆体”至此已经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不隔一朝，遽而湮没”^⑩的命运势在必然。

欧梅诗派就处在“西昆体”江河日下，新歌诗尚未出世的历史时刻，适应新王朝必须要有新歌诗为它服务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

欧梅诗派的领袖人物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四十岁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谥文忠。祖籍庐陵（今江

西吉安)，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他四岁丧父，依靠其叔，其母“以获画地”，教他认字习文；十岁能写诗赋，并有幸读到韩愈文章，使他大开眼界；廿三岁进京应试，得识苏舜钦^①；廿四岁参加进士考试，得中第一名；天圣九年（1031）二十五岁，到洛阳出任西京留守推官，而与梅尧臣结识定交，从此登上了政坛和文坛^②。他的一生大节，详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本书自天圣九年起，便按其逐年诗作分别介绍其事迹，在此不再赘叙）。他是北宋最早涌现出来的一位文化巨人，不仅在散文、诗、词、史传乃至经学、金石考古学、诗歌评论诸方面都第一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还发起并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单以诗歌领域而言，他先与梅尧臣共同开创了欧梅诗派，进行反崑体、探新路活动，不久又和梅尧臣、苏舜钦一起开创了有宋一代的基本诗风；影响所及，直至王安石，乃至门人苏轼、“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他在北宋诗歌革新运动中，起到了领袖群伦、举足轻重的作用。

欧阳修的亲密诗友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人称宛陵先生，梅都官。其父是位农民，终身不仕。十二岁时，随其为官之叔，苦读诗文，少即以能诗名^③。但在科举考试中，他始终没有成功。廿六岁，听从其叔吩咐由门荫出身，补太庙斋郎，不久调任桐城（今属安徽）主簿。天圣九年三十岁时，他在西京留守钱惟演手下任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主簿，而得与新科进士欧阳修相遇于伊水滨，从此二人结下终生不渝的友情^④。他的一生事迹，详见

《宋史》卷四四三《梅尧臣传》（本书自天圣九年（981）起，亦按其逐年诗作分别介绍其事迹，在此不赘）。他是欧梅诗派的主要开派人物，欧阳修对他终生崇敬，稍后的王安石和更后的苏轼都曾受到他的熏陶，影响所及，直至南宋的陆游、刘克庄，所以刘克庄极力推崇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⑤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欧阳修、梅尧臣力矫崑体的来龙去脉，曾有简要概述：“西崑酬唱诗，宗法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其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捋撻之戏。石介作《怪说》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诏禁文体浮艳。……其后欧梅继作，坡谷（苏东坡、黄山谷）迭起，而杨刘之派遂不绝如线。”这里述及到“欧梅继作”，特将“欧梅”并称，又把他们作为继崑体而兴起的一派诗人的代表人物，而不关涉苏舜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曾多次如此强调过^⑥），则是总结前人诗论而作出的符合实际、很有见地的看法。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欧梅”并称，乃是就开创诗派、始变旧格的代表人物而言；“梅苏”（或者“苏梅”）并称，则是欧阳修对其诗派中两位战友的推誉性称谓。后来有些诗评家，或者将这两种并称混为一谈，如清人宋荦就说：“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⑦或者干脆抛开欧阳修，只将“梅苏”（或者“苏梅”）作为继崑体而兴起的一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如清人叶燮就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⑧特别是叶燮的这种说法，已被当今许多有关著作所采取，而这种说法又直接牵涉到始变

旧格的开派人物究竟是谁，故不能不辨。

首先，欧阳修与梅尧臣早在天圣九年（1031）春结识定交，同为“洛社”中坚^⑤，结社创派，互相唱和，开始了反西崑浮艳诗风、闯宋诗新路的诗歌革新活动。当时“洛社”中首屈一指的诗人，公认是梅尧臣；而与梅尧臣唱和最多的诗人，就是欧阳修。他俩“每得绝崖倒壑，深林古宇，则必相与吟哦其间”（欧阳修《送梅圣俞归河阳序》）在“洛社”酬唱中，欧阳修又总是将梅尧臣与他对举，两人契合无间，密不可分，欧梅并称于此开始，欧梅诗派亦于此发轫。宋人王禹偁作《欧阳修传》，便说欧阳修“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⑥由宋而下，历代诗评家亦多以欧梅并称^⑦，近人梁启超更直接指出“宋初承晚唐之陋，西崑体盛行，起而矫之者，欧公与梅圣俞也。”^⑧至于苏舜钦，虽早在天圣七年左右便与欧阳修结识，且“作为古歌诗杂文”^⑨，却与“洛社”无所关涉，更与欧梅无任何唱和活动。一人独吟，岂能成派，当然更不能作为开派人物了。此其一也。

其次，“梅苏”并称，始于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所作《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因为直到这一年，苏舜钦才正式参与欧梅诗派的酬唱活动（此前苏虽曾赠欧四首诗，却与梅没有来往），成为欧梅诗派的重要成员。欧阳修此时已经确立了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他早在宝元二年（1039），就已自豪地说过：“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答梅圣俞寺丞见寄》）他写《水谷夜行》诗，本身就是以诗派领袖的身份在着力推誉本诗派的两员大将。他在苏舜钦于庆历八年

（1048）死后不久，曾感伤道：“子美忽已死，圣俞舍吾南。嗟吾譬驰车，而失左右骖。”“骖”者，“驾三马也。”（许慎《说文解字》）左骖、右骖为两侧的马。欧阳修在此隐然以左右方向的中骖自况，形象而又贴切地比喻出欧、梅、苏于庆历四年后“一车三马并驰驱”的景况，生动而又准确地表达了自居中枢、痛失辅佐的心情。^④因此，欧是欧梅诗派不可或缺的领袖，苏只能算是后来加盟欧梅诗派的重要成员。此其二也。

另外，欧梅自天圣九年开创诗派起，志同道合，倾心相待，共同倡导诗歌革新运动整整三十年，彼此达到契合无间、相期千载的地步^⑤；苏舜钦加盟欧梅诗派的三重唱，主要只有庆历四年至庆历八年的五年间，作用虽大，而时间太短，思想感情与欧梅尚未能推心置腹，诗歌风格也与欧梅有所不同。据魏泰记载，苏舜钦对欧阳修将他与梅尧臣并称，心里并不以为然，“尝自叹曰：‘平生作诗，被人比梅尧臣，写字被人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为尚书郎，在天圣、景祐间以书得名，轻俗不近古，无足取也。”^⑥此记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看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庆历四年）所云^⑦，便知近乎事实。书说：“前有水谷诗（指《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见祁公（指杜衍，苏舜钦岳父），云子美秘不令人见，畏时讥谤。吾徒廓然以文义为交，岂避此辈？子美豪迈，何乃如此！”欧对梅敞言对苏的不满，只在于“岂避此辈”，恐怕尚不知苏之羞与梅比的内情。至于后人也有对“梅苏”并称持异议者，则认为苏诗“似尚不免于孱气伧气，未可与梅诗例视”^⑧，或说“梅诗和平简远，淡而不枯，丽而有则，实为宋人之冠。舜钦虽尚

风力，篇什寥寥，一二偶合，岂可并论！”^⑧姑不论这些评说是否客观准确，总可以看出苏与欧梅尚有一些距离。此其三也。

总之，“欧梅”并称，把他俩作为开派人物，而不将苏舜钦并列其中，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欧梅”并称为一派诗人的代表人物，乃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准确结论。

正因如此，本书称之为《欧梅诗传》，而将欧梅诗派中的重要成员苏舜钦，以及受欧梅影响甚深的后起之秀王安石，列于“附录”，以见这一流派的概貌。

*

*

*

*

翻阅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梅尧臣的《宛陵先生文集》，可以发现他们都从天圣九年（1031）开始收诗，而少作一律不取。这说明他们都把这一年作为反崑体、创诗派的起点，彼此不约而同，似乎心存默契。我们要探索欧梅诗派进行诗歌革新运动的全过程，当然也只能从这一年开始。

清人全祖望曾对欧梅诗派在宋诗流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过简明扼要的概述，他说：“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崑体者也。……庆历以后，欧、苏、梅、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涪翁（黄庭坚）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杜甫），所谓江西诗派者，而宋诗又一变。”^⑨他在这里将欧梅诗派力矫西崑之弊，开启江西诗派之变，说得

一清二楚；其中以“庆历以后”作为“宋诗一变”的时代标志，亦大致近是；尤其是将“欧、苏、梅、王”逐一列出，作为欧梅诗派的重要成员，也很有见地。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将“欧、梅、苏、王”写成“欧、苏、梅、王”，则有失细考，因为梅不仅年长于苏六岁，更在于他是诗派的主要开创者。这一顺序的颠倒，纯然囿于“庆历以后”欧阳修将“苏梅”并称进行推誉的说法，而没有根据这一诗派形成过程的实际情况去写，未免令人有似是而非之感。

我们若以欧、梅、苏、王参与诗派活动的时代先后为序，以这一诗派发展变化的重大历史背景为据，对照这个诗派每个重要成员的具体创作情况，则不仅可以看出欧梅诗派的产生过程和演变概貌，而且可以发现从欧梅诗派的发轫到王安石去世这五十五年间宋诗发展的轨迹。

大致说来，这五十五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欧梅诗派的开创期、发展期、鼎盛期、衍变期和转化期。

第一阶段：欧梅诗派开创期（1031—1034）。

这是欧梅开始创立诗派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以欧阳修于天圣九年三月至洛阳到景祐元年秩满为时限，以欧梅同在钱惟演署下任职为背景，以欧梅共同参加“洛社”活动、写作反崑体诗作而崭露头角为内容，显示出欧梅诗派于此发轫的印迹。

天圣九年暮春三月的一天，新科进士欧阳修从汴京来到洛阳出任西京留守判官，将在以使相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的西崑巨子钱惟演门下供职。说来真巧，他在伊水畔

竟然遇到了久闻其名的河南县（今河南洛阳）主簿梅尧臣，不禁喜出望外，连向钱惟演报到都顾不上，立即与梅尧臣手挽手地游山赋诗，一见如故。这件事给他印象极深，他不仅在三年后写了《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对此情景进行生动的追述^⑧，甚至在三十年后给梅尧臣写悼诗、作祭文，都还突出此事进行美好的回忆^⑨。可以想象，这对青年诗人当时是何等地青春焕发，神采飞扬。历史的机遇，促使他们共同踏上了反昆体、创诗派、开新风的人生途程。

他们的共同长官钱惟演，是与刘筠并称、被杨亿誉为“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的西昆体开创者之一^⑩。但他有雅量厚待文人学士，所谓“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⑪，欧梅也便有幸在此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诗朋文友。这从欧阳修《七交》诗中所写的洛阳七友，或《书怀感事寄梅圣俞》诗中所写的洛阳十友，都可看出当时名士荟萃的盛况。他们于公余暇日，访名园，寻石泉，“共题三醉石”，“文酒聊相欢”，从而使这个文人群体结成了一个松散自由、令人称羨的“洛社”，在钱惟演眼皮底下不动声色地开展了诗文革新活动。“洛社”的盟主，是梅尧臣的妻兄、时任河南府通判的谢绛（字希深，995—1039），欧阳修、梅尧臣和尹洙（字师鲁，1001—1046）则是“洛社”的骨干。梅尧臣就曾对此写诗回忆说：“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才大何可涯！”^⑫又说：“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谁为难！”^⑬此外再加上王复（几道）、尹源（子渐）、杨愈（子聪）、富弼（彦国）、张先

（子野）、孙延仲（次公）等^⑧，此唱彼和，放旷潇洒，俨然与韩、柳、元、白的元和时代比美，蔚成北宋前期文学史上的大观。

不过，在这个具有大致相同文学好尚的“洛社”中，能以诗鸣的只有梅尧臣和欧阳修，其他文友则仅擅“古文”，谢绛、尹洙也不例外。谢绛当时有《答梅圣俞书》，便称道梅尧臣所作《希深惠书，言与师鲁、子聪、永叔、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的“五百言诗”：“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纆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⑨既鲜明指出梅尧臣上承《诗经》优良传统而“亡有一字近浮靡”的古淡风格，又矇眈显露出“洛社”反崑体“浮靡”之风的革新纲领。欧阳修、尹洙、杨愈等人共推梅尧臣为“懿老”（懿是完美的意思）^⑩，也正说明梅尧臣是“洛社”文人集团心目中理想的首席诗人。欧阳修当时在以主要精力倡导和创作“古文”，以其余力写诗，尽管他自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⑪，感到在诗艺上比不上梅尧臣，但能与梅足以唱和的，也只有他一个人。他们互相切磋，彼此推誉，表现出大致相近的见解和情趣，开始写出一批与崑体分道扬镳的诗作。梅尧臣的《田家》、《希深惠书……因诵而韵之》、《聚蚊》等，欧阳修的《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绿竹堂独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等，更显示出西崑体“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的时代风气^⑫，初步表露出欧梅反映现实、正视人生，或古淡劲直、或平易深婉的基本面目，“洛社”中的欧梅诗派（或称“梅